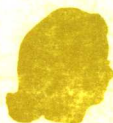


• 王雲五主編 •

人人文庫

三三三
四四二



康德與現代哲學

桑 木 嚴 翼 著
余 又 蓀 譯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桑木嚴翼著

余又蓀譯

康德與現代哲學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193
0274



康德與現代哲學

著者 桑木嚴翼

譯者 余又蓀

民國五十六年六月臺一版

民國七十三年二月臺五版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發行人 朱建民

發行所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出版事業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登記證

基本定價 陸角整

16.00

31
54

01111

人人文庫序

人人文庫創始於民國五十五年七月，創刊之初視字數多寡分爲單號及雙號兩種，五十八年七月起增加特號，迄六十八年十二月底共出版二二五一本，其中單號六五七本，雙號九〇九本，特號六八五本。除六十三年三、四兩月因紙張缺乏暫停外，每月發行十本至二十本不等。

本叢書爲王雲老所創，其選材與介紹新知倣自英國人人叢書（Everyman's Library）及家庭大學叢書（Home University Library），以廉價普及爲主。今雲老雖已仙逝，不復主編本叢書，本館仍一本雲老遺志，繼續出版，按月發行，並力求革新內容，改進印刷，以副讀者愛護本叢書之雅意。

臺灣商務印書館編審委員會謹識

民國六十九年元月一日

Hxkt159/09

影印版序

余又蓀

一

這是我三十年前的舊稿，現在很覺不滿意，好在書店裏買不到了，絕版是幸事！

近幾年臺灣大學哲學系的同學，常來向我要此書，令我愕然！日前哲學系的傅偉勳先生，又持此書一冊，囑請商務再版；商務經理趙叔誠先生同意，於是居然再版了。

我的心情是矛盾的。翻譯不是抄襲，自己用過一番心思的。說譯本不好，毫無對作者不恭之意。慚愧的是我沒有照自己的意思寫出一本書。

二

三十年前胡適之先生主持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編譯委員會，叫我編譯日本史，我得這個機會到了日本。我記得東京帝國大學有箇赤門，赤門裏有個圖書館，圖書館下層有箇飯廳，飯廳後面有假山水池，水池裏有許多赤鯉結隊的游泳……我在這樣一個環境裏渡過好幾年。這書稿就在那裏完成而由蔡子民先生介紹到商務去出版的。

三十年的時間不算短了，往事猶如昨日。我個人的心情沒有變更；然而蔡先生早已逝世，本書作者桑木先生繼之去世，適之先生也與世長辭了。至於天下大事，滄海桑田，更不堪問。東京帝國大學現在刪去「帝國」而成東京大學了，不知那池中的赤鯉如何？

爲了紀念死去的三位先生，還書再版是我願意的！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五月於臺灣大學

序

康德的哲學，任何一個研究哲學的人，都必須要學他一次；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但是無論那一種哲學學說，苟其爲一歷史的存在，則當然不免要經過變更，和見其消長。故若視康德哲學爲「永久的哲學」(philosophia perennis)，也與視其他任何哲學爲「永久的哲學」一樣地，是否認知識進步之獨斷固陋的見解。所以康德的哲學，有時獲得寶冠，而有時又被委棄於路旁，這都是不足爲怪的事。

在一九二四年頃，即康德誕生後二百年的前後，康德直系之新康德派的言論固無論；即徵於其他各派的意見，差不多都公認康德哲學已成就了承先啓後的大業。墨守傳統的形而上學者，固嘗持異議；但公論如彼，大勢所趨，亦真可奈何。雖然，盛極則衰，物數爲然。在康德誕生後二百年，不獨其祖國德意志，對之推崇備至；即在歐美各國，以至於遠東的日本，亦召集各種紀念會，發表許多講演和論著，其時康德的哲學，大有達於光榮的絕頂之觀。然而禍機亦即潛伏於此時。不滿於康德及新康德派者，或張復興黑格爾之幟，或聲言再作中世紀哲學之檢討。各以其所持之武器，奮力迫擊於康德哲學之牙城。有一派人，指摘康德的哲學，內容空虛，且與現實隔離；另一派人則又責其與市民階級的自由主義相結合，對新興階級之根本革新，大有妨害。此新舊兩派之思想，本互相睽離；然而對於

介乎二者之間的康德哲學，則兩派一致地加以攻擊。他們之所以如此者，固然大多是對康德發生了誤解；然亦爲介乎獨斷與懷疑二者之間的批評主義所必然要遭遇的運命。但康德的哲學，決不因此而減少其價值。此等攻擊，實爲他山之石，益使吾人對康德哲學之態度，更爲忠實。至若一般世之昧者，則爲此種攻擊所惑，而以爲康德的哲學，已無一顧之價值。謬妄之事，莫有大於此者！欲以康德哲學的思想，組織爲一哲學的體系，則必須隨時地而變更；並且必須隨時包容採取其他的各種學說。然而哲學者之必須研究康德哲學，雖在今日，仍無變更。

余又孫學士最近翻譯我的舊著「康德與現代哲學」一書，將以問世。我的這本舊著，自出版以來，閱時已久。其間已出版了許多的良著。在德國也增加了不少新的研究。即作者自身，對於康德的研究，其後未敢荒怠，鑽研多年，亦不無發明之處；皆已著爲論文，隨時在雜誌上發表過了。然而訂正舊著，實爲一大事，很不容易著手。在現在看來，舊著雖不完全；然以供初學之用，則尙屬適宜。是以一任舊狀，聽其再版。自己總不免常發難肋之嘆！今聞余君譯本，行將付梓，衷心實不勝欣喜。此書曾由大學院中受我指導過的程衡君翻譯過，惜未觀其成。今因余君的努力精進，竟告大成。余君的譯文，是用的白話文，（在我們看起來，則文言文爲便，）在普及方面，想必大有效力。余君常攜譯稿質疑，我則自筐中取出舊著，同一檢視，發見了許多錯誤。此等錯誤，皆已盡量訂正，大概不會使讀者再有迷惑之虞了。

竊嘗思之，唯道唯一。康德哲學的精神，可以在孔子的言行中求之，也可以在老、釋及其他日本先哲的遺教中

求之。然因時因地，以及講者聽者之不同，而其言說之構造，亦因之各異。我們若一比較對照這種不同之點，則未嘗不可發生一種新的見解罷？若因研究康德的哲學，而得到了這樣的果實，則又豈獨我一人之幸？所以在我舊著的題名中，於「康德」二字之下，再加以「與現代哲學」正暗示此意耳。

昭和九年十月桑木嚴寬識於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研究室

原序

康德哲學的研究，看來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實際卻很困難。在普通想來，從許多關於康德的文獻中，選擇其簡明平易者，就可根據他來作解釋，這豈不是很容易麼？但若我們一放下這類解說的書，再去檢閱康德的原著，結果就有許多地方，苦於不能理會。假若我們再仔細考究各家的研究註疏，許多地方，令人感到疑義百出，覺昨是而今非。我們若自信有求學不倦之精神，與忠於學術之誠心，寧可自己去潛心研究，尚屬正當安全。何必拾人牙慧，勞而無功，反使自己陷於那樣的困難呢？

本書固不敢以博引旁證，與世之精深研究者比美；但亦不甘自認爲僅屬平易簡明之解說書。因爲康德的研究，佔我目下研究日程的重要部份。竊嘗自計，苟研究稍有所得，即願公之於世，以求識者之指正。但是我對於研究康德的計劃，是想一方面說明他哲學的大要，另一方面闡明這種哲學何以在現在尙有意義。完全以自己研究的結果來寫成一書，現在尙還沒有這樣的奢望。但以若干研究爲基礎，而說明批評哲學的精神；像克諾采（Dr. Krohn）之闡明黑格爾（Hegel）哲學在現今思想界尙屬生存與否那樣，我想也未必不是應時之需罷。（克諾采於一九〇七年曾作 *Mo che è vivo e ciò che è morto di filosofia di Hegel* 一書。）

今夏因我在文科大學（即現在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之原名）擔任公開講演，啓發了我實行這種素願的動機。倉卒之間將平素所學，編成講稿，以圖達到半啓蒙半研究的目的。把康德作為哲學史的一段來講，在我尚不需要新的努力。但對於康德哲學再施以新的解釋，使他與現今的問題結合，這又屬於一種新的事業，自然很使我望洋興歎。但我所編的講稿，既已向大衆講過了，沒有不願把他刊行發表的道理。因此，在我與致尚未消失之際，即將講稿校正，結果得成此篇。這就是本書成功的由來。

我想只要是一個注意哲學問題的人，關於康德的哲學，恐怕都是知道一個大概的。但是在現在對於這種哲學還能真正表示同意的，究竟有多少人呢？在少壯學者之中，我到還知道有許多真摯而且博識的康德研究者。但是世間一般的學者，不是傾向於形而上學，就傾向於經驗論；特別是以進化論或心理學來說明一切的傾向，在所謂精神科學方面，實在是很盛行。批評哲學現在所處的境地，還是像在康德自己那個時代一樣：在一般形而上學者看來，他不過是一種淺薄的心理學；但一般科學者又把他看做是形而上學的殘骸。批評哲學尚遭受這種誤解，證明一般人尚未了解他的真諦。那末，對於批評哲學感覺興味的人，不僅止於單純的研究而已；豈不還要負宣傳的義務麼？本書固不足道，但若有其存在的理由，那末我自信是關於這點有所努力。

但是除此之外，我把個人近來對於幾個問題研究的意見，附記於此，以求世人之批評。我所注意的幾個問題是：批判方法的發展，物自體的解釋，以及物自體與文化哲學的關係等。這種問題因缺少充分的典據，對他們的見

桑本嚴翼等，都是以新康德派爲討論的問題。其中最堪注目者爲桑本嚴翼，他是努力介紹並普及康德哲學於日本思想界的人物。日俄戰爭以後，日本思想界風靡於研究社會問題；他也站在所謂文化主義的立場，發表過種種的言論。（歷史科學）

「桑本嚴翼是最初有哲學體系的哲學者，是最近日本哲學界的長老。他始終努力普及哲學思想於民間，但他決不僅是一個啓蒙家而已，他是一個堂堂的專門哲學家。他對於一切的思想與事實，常持公平的批判與熱誠的同情；在日本專門哲學者中，沒有人可以與他媲美。他每提出一個主張，敢斷然與世宣戰。他的教養，傾向於文化生活的各方面。好鑑賞藝術，對於社會問題亦頗留意。他文章的格調，表現出他的聰明而又多機智。他取的是批評的立足點，常常膺服德國的理想主義哲學；無論在什麼地方，都能貫徹康德批評哲學的立場，努力於排除哲學上經驗論與形而上學的爭端。……他的名著中，有「康德與現代哲學」一書。此外由許多論文集合併成的著作，爲數頗多。……」

(Tsuchida, Contemporary Thought of Japan and China)

四

桑本先生生於明治七年（一八七四），現年六十一歲了。任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系主任教授有年，曾留學於

英、美、法、德等國。他極欽仰德國的文化，以爲德國哲學之普及與精深，均爲其他各國之冠。故他在德國的時間極長，柏林、萊比錫（Leipzig）、海得爾堡（Heidelberg）、耶拿（Jena）等大學，他都去研究過。一九〇八年在海得爾堡舉行的第三次國際哲學大會，一九二六年在美國哈佛大學舉行的第六次國際哲學大會以及一九三〇年在牛津舉行的第七次大會，他都代表日本哲學界參加。他的著述極多，據我所知道的有左列各種：

- | | |
|---|---------------|
| (1) 康德與現代哲學 | (2) 康德雜考 |
| (3) 西洋近世哲學史 | (4) 科學中的哲學方法 |
| (5) 倫理學概說 | (6) 哲學綱要 |
| (7) 哲學概論 | (8) 哲學講說 |
| (9) 五大哲學者 | (10) 現代哲學思潮 |
| (11) 現代思潮十講 | (12) 文化與改造 |
| (13) 性格與哲學 | (14) 哲學五流派及其他 |
| (15) 約翰·哥德利普·費希特 (Johann Gottlieb Fichte) | |
| (16) 哲學體系及其他 | |

此外的譯著尙多。東京帝國大學哲學會出版的哲學雜誌中，尙有許多短篇的論著。現代哲學思潮及科學中

的哲學方法二書，我國已有譯本，均係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五

我譯此書時，桑本先生對原文有許多改正增補的地方；我的譯文是根據他增改後譯出來的。譯文中用括符插入的許多註釋，大部分是我加入的。關於哲學名詞的譯語，差不多全是採用桑本先生的日譯原語。因為他對於每一個名詞的譯法，都仔細考究過來的。譬如他譯「Paralogismen」為「論過」，他認為是得意的譯法。本書中所用的哲學名詞和人名地名等固有名詞，在第一次初用時，都用括符註出他的原文；但第二次、三次應用時，都只舉譯名。為使讀者便於核對起見，我在書末編有「哲學名詞中西文對照表」及「固有名詞中西文對照表」，均按中文筆畫多寡為序。此外另附有「康德年譜」一篇，以供讀者的參考。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月譯者序於東京帝大哲學研究室

譯者序

一

本書係桑本嚴翼博士所著「康德與現代哲學」一書第一篇的譯文。原書共有二篇。第一篇爲「康德與現代哲學」內分十二章。第二篇爲「研究及補遺」，保搜集著者歷年發表關於討論康德哲學的論文數篇而成；其中康德之日本觀一文，考證淵博，篇幅極多，足見著者文獻知識之精深。此文日本入讀之，頗饒興趣；我國人讀之，則不過當作一篇考據的文章而已。故譯文未將第二篇列入。

二

本書關於敘釋康德哲學本身之處，至爲精確明晰。文筆亦極流利，有似開爾德的「康德的批判哲學」一書（Eduard Caird: The Critical Philosophy of Kant, 2 Vols.）。初學者讀之，對康德的哲學可得一正確明晰的觀念。關於物自體及文化問題，著者更有其特殊之考察與解釋。本書通篇的立論，特別注意於闡明康德哲學與

現代哲學的關係。這都是本書的特色。惜譯文拙劣，爲原著減色不少！

三

桑本先生與井上哲次郎，西田幾多郎等，均爲日本哲學界現在僅存的老前輩。西洋哲學之傳入日本，是明治初年的事。西周，加藤弘之，外山正一等輩，明治以前即派赴西洋留學；但迄至明治維新時代，日本對於西洋的哲學，仍是片斷地吸收而已。其中以西周的事業，較爲偉大。西洋的各派哲學思想，他都介紹到日本來；並且譯了許多名著，創用了許多哲學譯名；距今六十一年以前（明治六年，一八七三年），他就確定了以「哲學」來作爲「Philosophie」的譯名，其他許多術語譯名，日本和中國現在仍沿用之。但是他們都有啓蒙的色彩，沒有精深之處。桑本先生所處的時代，較他們爲晚，所以他的業績，也較爲偉大。他是系統地介紹西洋哲學於日本，並努力普及哲學知識於日本思想界的主要人物。日本的思想界現在分化極爲紛歧，但各派對他的批評，都不算壞，現在舉兩種來作例：

「明治三十七八年的日俄戰爭，在日本的政治經濟方面說起來，是一個劃期的事件。在思想界方面說來，自從這次事件以後，也侵入了種種新的思潮。特別值得注意的，乃是新康德派思想之輸入。新康德派成爲一種主義而在日本思想界取得一個公認的立足地，乃是日俄戰爭以後的事。這期哲學界的主要人物西田幾多郎，

解，想必言人人殊；但我想主張我自己的見解。因為我所持的見解，也是以批評哲學與現代問題的關係爲要點，這可以作爲解說康德與現代哲學之一助。我把本書題名爲「康德與現代哲學」，就是因爲這個原故。本書對於現代的哲學，不另設一章，不詳細地論述；因爲本書並不止於哲學史的說明，我想只要仔細辯明本書的名目就會明瞭的。

今後在第一篇中，主要地是以今夏的講稿爲基礎，而刪去其繁瑣膚淺之部；當時講演遺漏的地方，則略事增補。第二篇是收集我近來發表的幾篇論文，以其與康德哲學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故附刊於後，作爲第一篇的補遺。（譯者按：第二篇未列入譯本中。）因此，雖各文是獨立的，但在編述的方法上，仍有其聯絡；在每章之末，都加了許多說明。我對於此次發表的研究，本不認爲滿足；不過作爲後日詳細研究，刊行問世的一個緒端而已。倘世之君子，嫌此書之簡陋，而另刊佳本；拋磚引玉，那就是作者所深望的了！

大正六年十月桑本嚴翼